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187卷



海潮音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海潮音

第五卷 第十五期

海潮音之內容	中歐最長詩全集	二
海潮音之編輯	一	海潮音
海潮音之宗旨	三	海潮音
海潮音之編輯	四	海潮音
海潮音之編輯	五	海潮音
海潮音之編輯	六	海潮音
海潮音之編輯	七	海潮音
海潮音之編輯	八	海潮音
海潮音之編輯	九	海潮音
海潮音之編輯	十	海潮音
海潮音之編輯	十一	海潮音
海潮音之編輯	十二	海潮音
海潮音之編輯	十三	海潮音
海潮音之編輯	十四	海潮音
海潮音之編輯	十五	海潮音

海潮音社發行

海潮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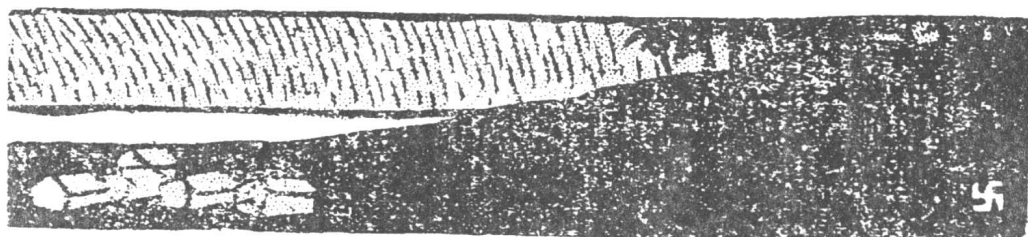
第五卷 第五號

(第一七三號)

下期要目預告

佛法建在果法上.....	太虛
評汎太平洋佛教青年大會.....	法舫
歡迎法尊法師由藏歸來.....	法舫
送談玄法師東渡究密.....	大醒
國民新生活與佛教新生活.....	法舫
法華經懸論.....	太虛
震旦三論宗之傳承.....	摩言
勝數論法義及其破量之說明.....	心月
八指頭陀年譜.....	大醒

武昌海潮音社發行
二十三年五月出版



海潮音月刊

第十五卷
第五號

目錄

圖畫

甘肅拉卜楞寺全景(二幅) 了空居士贈

佛教春秋

門靜堅固中畧論時輪金剛法會

太虛(一)

照空僧等一行回歐

法舫(二)

中國佛教美術雕刻的毀滅

守志(六)

從僧伽生活說到新生活運動

大醒(九)

佛教的道德觀

木村泰賢著

洪林譯(二五)

國內佛教與國外佛教之今昔觀

法舫(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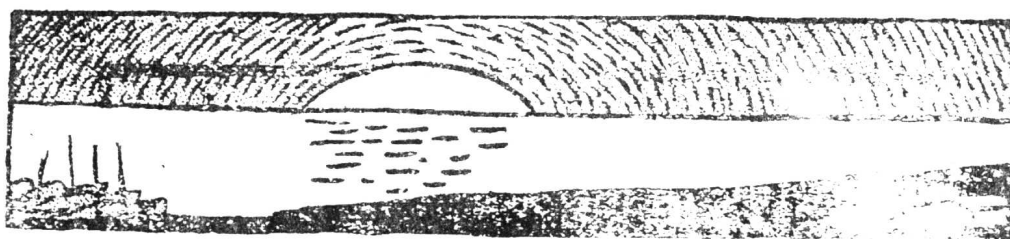
佛教與耶教的比較

張汝釗(二九)

無着世親之教義和緣起論

花田凌雲著

東初譯(四七)



三論宗歷史之研究

洪林(六一)

阿育王與梁武帝

談玄(六八)

人生學(續十)

王思洋(八一)

鳩摩羅什

文濤(九五)

駁呂思勉理學綱要篇二之錯誤

張德鈞(一〇四)

新 聞 與 通 訊

天津佛教居士林開成立大會

大公報(一二三)

湖南邵陽現組立佛教居士林

談玄(一二三)

湖南麻城成立佛教女居士林

記者(一二四)

照空一行被英政府拘捕驅逐

剪報(一二四)

各處致本社社長太虛大師書

編者(一二五)

由藏歸來之前與法舫法師書

法尊(一二六)

與其居十論建立人間佛教書

法舫(一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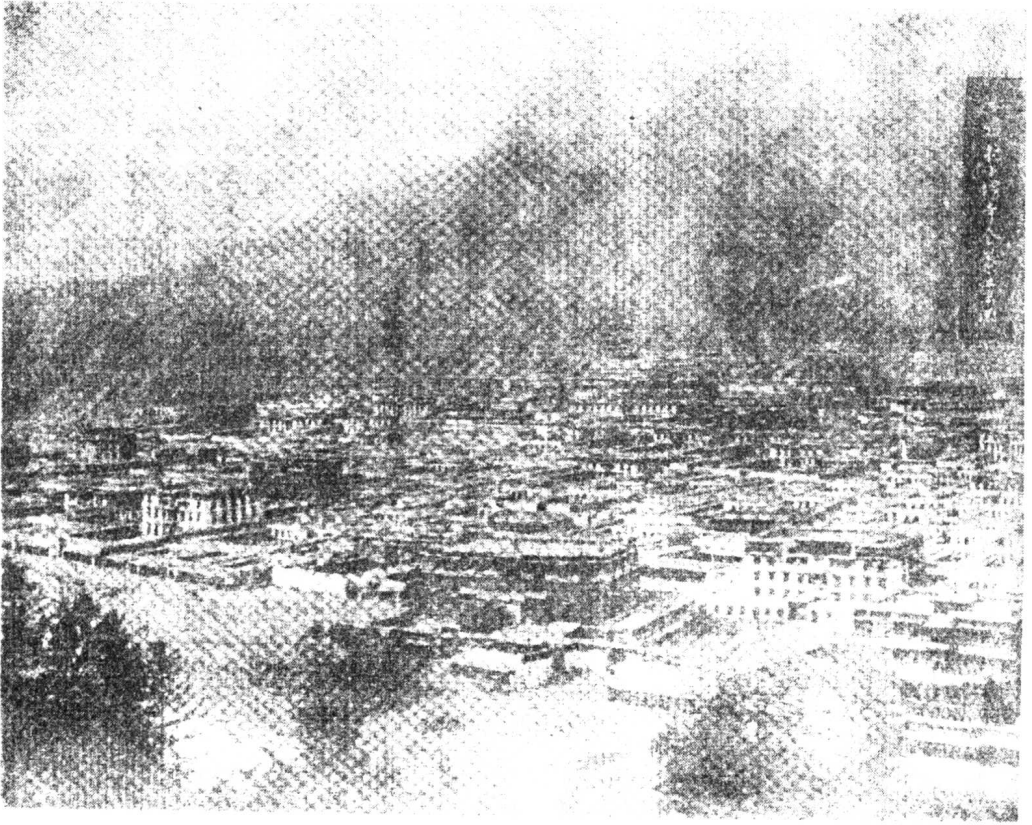
編校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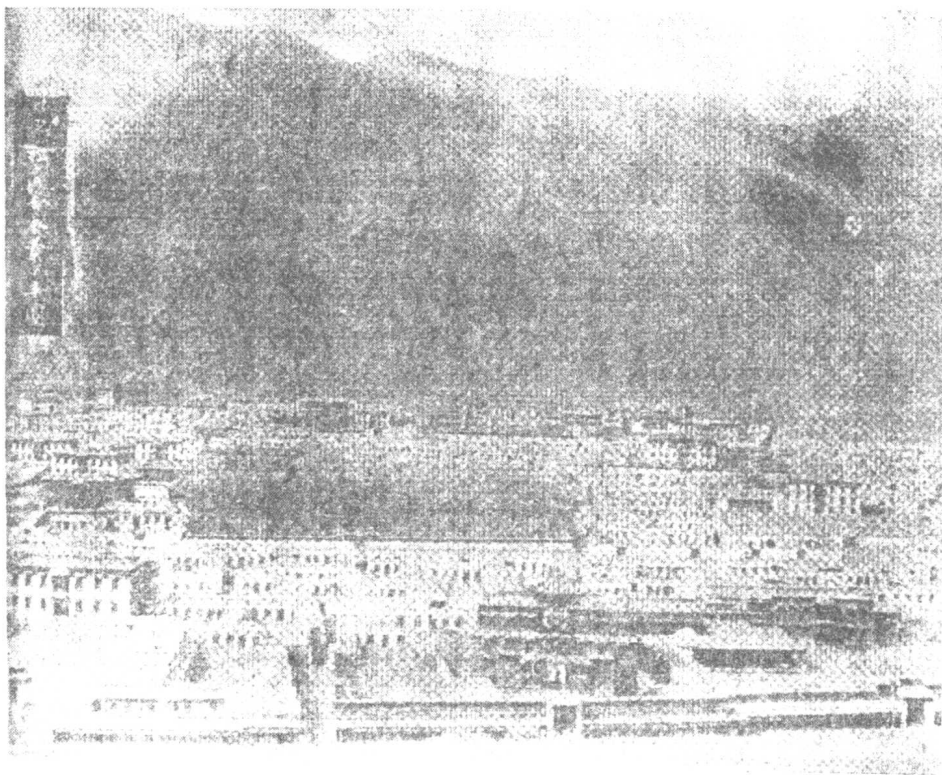
編者(一二九)

茲承
劉聖慧居士捐洋貳佰圓
周顯超居士捐洋壹佰圓
周水善通居士捐洋壹佰圓
右共四佰圓皆由
李近聘居士代募謹此誌
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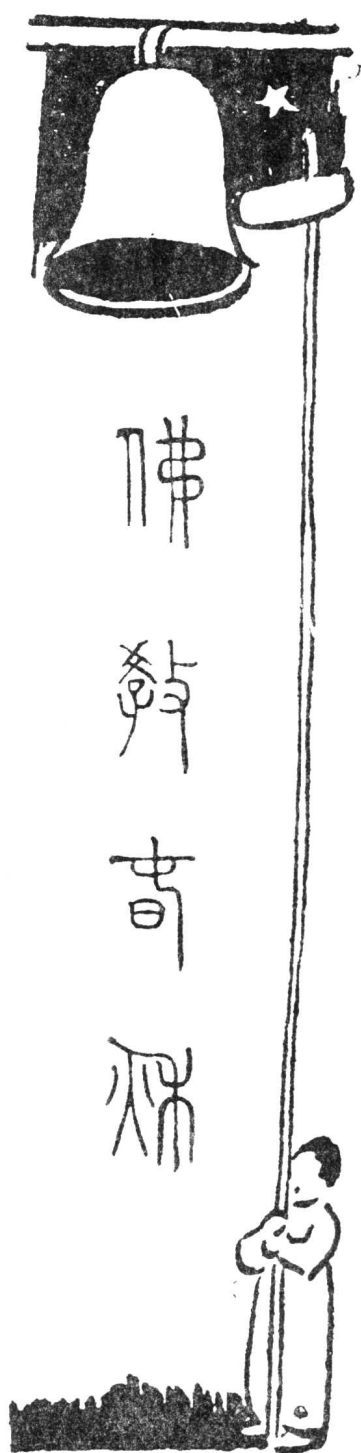
海潮音社啓

五月十日





甘肅拉卜楞寺
全景本為整張
因照成一張圖
中字稱為上半
下半圖相係照
相者所誤
了字后士題



門靜堅固中略論時輪金剛法會

太虛

中華民國朝野名德縉紳彥于二十三年四月日，公請班禪護國廣慧大師蒞杭州靈隱寺修建「時輪金剛法會」。時輪金剛，乃西藏黃衣派密宗無上瑜伽五大金剛之一；而班禪大師則黃衣派之宗主也。法會諸公將出會刊以宣揚妙義，徵及蕝薈，時值太虛講法華于四明延慶寺，爰就密宗與法華畧言其要：

佛一切教法，莫不建立在佛果智證境上，所謂自覺聖智境界，所謂法界清淨等流，皆是斯義。法華云：

本從無數佛，具足行諸道。
甚深微妙法，難見難可了！

海潮音 第十五卷 第五號 佛教春秋

於無量億劫，行此諸道已，
道場得成果，我已悉知見。
如是大果報，種種性相義，
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
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
諸餘衆生類，無有能得解，
除諸菩薩衆，信力堅固者！
更明示佛果自證之法，除信力堅固之菩薩無能得解，而地湧出之上行等，乃至爲彌勒之所不識，極明從佛果所起之行雖等覺

一 【五三三】

亦不能測。其顯示唯是可以信力接受之佛果法者爲何如耶？藉是以觀密宗之經咒儀軌皆爲佛地自受用法樂之事，皆爲如來果分不可說之說，亦安足奇怪耶？且雖以法華之意，直可謂凡爲佛所施設之法，無一非「佛果分」之妙法；特以衆生自迷自蔽，致成佛所獨得之秘密及成衆生皆不可思議之秘密耳。

世人有習聲聞乘三藏而斥菩薩藏非佛法者，亦有於菩薩藏中執法相唯證執權嚴乃至執法非而斥密宗非佛法者，覈其所據理由，則大抵近於世俗所云歷史考證方法。就釋尊應現人間之一期事迹爲繩檢耳！如必局此爲言，則無菩薩乘，且無聲聞乘所從出之佛陀，又安有聲聞乘法耶？設以密宗之時輪經等傳自所謂香拔拉國或南天鐵塔，以其無史實可稽而斥之，則深密瑜伽於釋尊寂後九百年間彌勒由兜率降中印土而說出，亦非可例以平常之人事者；華嚴之出自龍宮，法華之分坐多寶塔中，更無人世事實可徵，故執之以難密宗者，自致先無以成立。若悟皆出於常情莫測之佛

照空僧等一行返歐

奧國人林肯爲一國際共棄之偵探，民國二十年前曾來中國五次，並任某人之軍事顧問。二十年春，第六次來中國，因政治生涯之失敗，赴杭州出家，法名照空，即在寶華山受戒。夏間至平

果不思議法，則聲聞乘固洪源有自，而香國龍宮亦通達無碍。如不承認不可思議之佛果，及假智詮所不能到之諸法離言自性，而必以人事爲準，比量爲斷，則雖流轉五趣之世間因果，亦無以證成安立，何況三乘出世行果？何況唯佛與佛乃能究竟之諸法實相耶？

然亦有於「佛果妙法，死判「顯」「密」，謂唯上師口傳咒印壇儀爲秘奧之密法，而其餘若法華經等皆爲淺露之顯法，則亦爲偏執之見。且如法華法師功德品所明：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法華經者，父母所生肉眼見大千世界，肉耳聞三千世界聲香，肉舌變美味而能爲天龍等音說法，肉身中影現三界諸趣依正形像，其爲即身加持成佛，顯得成佛，不已充分表現耶？時輪金剛法，亦自爲諸佛大巧方便之一妙法；時節因緣，當機者勝，普願見聞隨喜信受奉行，則善心齊法，災剎潛消，一沾法音，俱成佛種矣！

法 舫

津，稍留月餘，即行返國；抵比利時時，被比政府逐去，不許下車。迄去年七月，照空在歐約同信佛士女十餘人，亦來華出家受戒；抵滬時，中國佛教會派人歡迎招待，照空等並聲明弟子等

在中國久住，求學中國佛學，旋發表「告中國佛教徒書」，表現愛護中國佛教之真誠，而竭力詆毀基督教。至九月，率弟子等到南京棲霞山寺受戒，事畢，參觀上海佛教居士林等機關，拜候太虛大師。今年一月（？）應戴院長約赴京相談，戴先生頗禮敬之。追廣慧法師（見前）抵京，照空法師復往謁談。旋聞照空等一行，已於三月啟程返國，表示返歐洲將建立中國式之佛寺，創造中國式之和尚，大揚釋尊福音於水深火熱之歐西云。惟昨閱報知照空等一行抵加拿大，政府不許通過且拘之，現謀正脫險，至德國某地方云。無論如何，照空僧等之行爲，吾人不取贊許。緣余二十年在北平柏林寺辦教理院時，曾與晤談數次，早知其意向並非了知佛教真理而爲發大心之出家者，乃因國際環境之惡劣，中國某軍人之失敗，政治生活，感無興味，遂本其稍知之錫蘭小乘佛教之少分義理，欲求由做中國式之和尚，可在歐洲謀一新路也。孰意爲惡日深，雖改頭換面，亦難免歐洲人士之卑視，蓋歐洲人不因其穿中國式之僧服，即信其行爲之改善，雖着中國式之僧服返歐，仍不能免其羅網也。其次，照空有一種固執之特性，傲慢狂妄，不但大肆批評耶穌基督教，即佛教之非彼所知所信者，亦竭力摺擊。憶在平時，余曾請其在柏林寺講演，其所說之道理，純爲小乘佛教，曾屢視中國無真正之出家僧人，表示彼將傳道於中國，當時中外僧俗聽衆五六百人，頗有不愜意者，余即

宣告「照空所說不能代表整個佛教，更不能代表中國佛教，彼說不過爲少分之小乘教義耳。彼果欲傳教中國，尙希悉心住十年求學中國所傳承之大小乘教後且看如何」。聽衆頗首肯余言。又於某日約同胡子笏、汪波止、林樂光諸先生與照空談話，談話原文，曾載在六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現在將談話結果錄要如左：

「照空你到中國有幾次？」我們這樣問他。

「前後共有六次。」他的回答。

「未出家以前，研究佛學有幾年？」

「與佛學接觸有三十年之久，但是專門的真實的研究，是最近的六年」。

「研究佛學所取材料是何種譯本？」

「大多數是巴利文的德文譯本，問及巴利文的英文的譯本，日本人的英文寫本，這幾種譯文佛書，遇着難題的時候，便直接去研究巴利文。然余之巴利文，亦不深通」。

「照空師你曾與中國出家在家的佛學者談過佛學沒有？」

「沒有，我從沒有看過中國佛書，也沒有與中國佛學者談過佛學」。

後來照空又說：

「我對於佛學唯信仰佛說的，才是真的，不信其他的東西，如像中國的偏於大乘和錫蘭印度等偏於小乘，我一概

不相信那些大小乘的佛經，那些不是真實佛經。佛經沒有大小乘的，須知佛的教理，佛在世本無大小區別，也沒有寫出各種經書來。佛去世以後，第一次的結集，雖然確定了佛經的經律論三藏，諸弟子應如何的誦持修行，然仍未寫成書。第二次的結集，方才寫成書。到了第三次結集，因意見不同，內部即有派別的爭執，於是各持各的本子，傳到錫蘭去的佛法，就是這第三次的結集本子，是四阿含經，這四阿含包含佛說很多，所以我不相信佛法有大小乘的分別。」

「在佛法本身上看，當然沒有大小乘之分，如經中說：『唯有一佛仰，無二亦無三』。可是大乘是就領受佛教的信徒的知識程度上分的，佛學是有系統的，如像教育目的是統一的，因為受教育的人程度不齊，所以有大小中學，佛法也是如此。佛法的本身，是無二的，所說的教，因為受教的關係，是有差別的。文字是代表思想的，佛在世未有經書出世，一者是印度物質文明未進化，二者有佛在世，不須書籍，只依佛說去實行，就可獲得效果。其次佛去世以後，第一次結集，確定經典，這是已證聖果的諸弟子，親聞佛說而共結集，以便互相傳授，口口相應，音音相對，那是等於佛經的親說，是沒有錯誤的。如我們記憶我

四 (五三六)

們父母的遺訓，這是不曾錯忘的。第二次結集寫書，是根據第一次結集寫出的，也不錯的。第三次結集分譯，那是私人知識在進化上的不一，雖然教規等稍異其趣，而根本教義，敢說各派都是相同的」。這是我們的答辭。

「你不相信有真的佛經，那末你的佛學知識，從何得來，再者，我們既不信此，無書可讀，則無出路」。我們又問他。

「我也不完全說一切經典都是假的，我也相信有很多的聖典是真的可學的。不過其中有很多是錯，但是依着唯一無二的一個方法，也容易知道那部經是真的，那部經是假的」。他回答。

「依何種方法得知」？我們問：

「無我」，凡與此無我道理相應者，為佛說。否則，不是佛說」。他的回答。

我們知道「無我」這一點，在中國佛學上，是所謂三法印的一法印，是佛教大小乘法的共同原理。也是佛徒常用來印一切學術，分別邪正真假的，這就是佛學超過一切學說的一點和不同的一點。除此「諸法無我」以外，華文所傳還有二印（二種）：「一諸行無常」，二「涅槃寂靜」。以此三種方法，來觀一切學術，合此為佛說，否則非佛

說。但是照空只知那一種，不知其二，小乘思想本來是執「法有我無」，他承認有無常不承認用涅槃來考察真假，這裏是學佛無目的了。後來又說由無我爲原理，爲求證得，所以有四諦八正道等佛法產生，這又是我們向所知道的。至於大乘佛法，他完全不知，並且他自以爲是無法可學了。「你所說的，我們中國佛學中全有，並不止此，知道的人很多」。我們最後的回答他。

如此不斷的談了足有一小時半，我們的談話就此結束。認定他對於巴利文小乘佛學，似稍有相當的研究，未必全部洞悉。不過他認識佛教「無我」的原理，那是很對的。其他的話，不過是觀察不同，他有「先入爲主」「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我慢主觀罷了。

根本他不懂中國文化，更不知中國文化上的佛學，他曾未與中國出家在家的佛學者接過一次，在他的談話中，一味的固執表現着不相信中國有佛學可學，語氣極爲粗燥，少學多怪，到底沒有脫了西人的惡習俗氣。在佛學的律儀上，新出家的比丘，須依止本師十年，專學戒律，然後才許遊方參學說法。……他根本在中國出家，不懂中國語，這種訓練是得不到的。況且他又有個先入固執，不但不是出家的態度，並且不是學者態度。

從這談話之中，吾人認識照空之爲人如何矣。

然今日國人正在努力國家建設，力謀自治自立之道。吾等中國佛弟子亦應自立自強，國事政治，不必過信外國人，應自己努力。國民道德應不隨外習之染污，而自恢復固有之禮義廉恥信義和平。吾等佛弟子之宏法濟世，更應自振無畏之精神，努力中國佛學之研究，中國佛教之發揚，成爲今後世界佛學之重心，此爲中國佛教弟子應負之責任！中山先生說中國文化迎頭趕上西洋文化，唯有中國文化融治成之中國佛教文化，方能迎頭趕上。憶李石曾先生在日内瓦演說：使中國佛教乘上飛機，挽救世界浩劫，誠有見地。佛教偉大，平等平等，無國際種族階級性類之分別，雖然於照空之做中興式僧人，極博中國人之歡喜，而仍不容於歐人何耶？前者爲中國人之德厚與好新及好奇心所使然，每遇新事，不問如何，不思如理如實與否，即趨慕之，如照空之出家不依律問其爲人如何，出家是否正信，是否另有背景，即爲之剃度受戒，乃至恭敬供養，（緣照空律本不許度犯國法者爲僧，在中國則可，故照空之出家唯能在中國。）此不僅不合佛律，亦能引歐西人士之卑視中國佛教之無價值也。後者或因照空反對基督教之故，遭歐洲基督教徒之阻撓。而根本之原因，不能不歸於其本人過去之非法行爲，觀此可推知此人在歐實難有何佛教事業之創造也。然照空頗有勇敢冒險之精神，吾人深望照空了知佛教之偉大，先至心懺悔往業，

而漸圖佛教設施，勿再大肆狂妄，庶能滿其心願耳。而今後吾國佛教徒對於外人來華學佛者，應首先考查過去之行爲，審驗其信心志願，然後隨其根性而教化之可也。

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中國佛教美術彫刻的毀滅

守志

美術是由工藝文學二要素所構成的，是一切學術上的結晶；同時也是人生的高尚精神的享受上所不可缺乏的需要品。在觀感上說，能鑑賞美術的人和不能鑑賞美術的人的資質雖或有異，而其精神上所共同感覺到的怡悅和舒暢，恐怕是沒有多大區別的罷？

純正的美術，不外圖畫，音樂，彫刻，塑像，建築，金石等等。在中國固有的美術，唯有音樂，圖畫等，其彫刻塑像等的美術，不能不說是肇始於佛教，因佛教徒的形塑佛像，以致後來其他倣倣而漸漸普及了。而年來西洋研究東方美術的學者，尤注視於東方佛教的美術彫刻，不但認為是東方美術界的瑰寶，抑且認為是世界美術品中的瑰寶。這在太虛大師的美術與佛學（見太虛集卷中）一文裡曾論及之，如說：

東方文化最有價值者推美術，美術中以造像爲最，造像復推佛教爲最。

又說：

西洋對於東方文化之研究，以美術爲最有興趣，而爲其所研究之美術，即「造像」「彫刻」「建築」；而音樂圖畫等，則猶未注意。而此三種，復以佛教的爲最精美。余在西洋之「東方」的或「民族」的博物館參觀，見所蓄藏之物，亦以印度、西藏、波斯、爪哇、新疆、中國、日本之佛教古物爲最多。其中所有佛像等等，多有出賣價在中國購之者。

西洋人研究東方文化以東方美術最感興趣，同時還以研究東方的造像、彫刻、建築爲研究東方美術的中心；所以，在我們中國時常發見到有許多研究東方美術的西洋人，不惜長時期的精神上與物質上的犧牲，在中國尋求精美的彫刻石像和建築物。倘其認為有價值的或能爲美術典型的，甚至一手一耳，亦不惜巨金購買而達到目的爲止。反觀我們自己國裡的人不知保護，視如草芥，棄同敝屣，任一般無知的牧童樵叟所污辱、玩弄，一般愚民村夫所竊盜、變賣，西洋人求之不得的美術之寶，在中國如此無聲無響

的摧殘了，毀滅了，真使人扼腕不止！尤奇者，在中國一般的美術家，也只知道一味模仿西洋美術，「拾人遺唾，拾自家珍」，同樣地不知愛惜與保存，尤使人百思莫得其解！

中國佛教石窟如燦爛的千佛岩，大同的雲岡，洛陽的雲明，以及太原的天龍山等石窟的彫刻，都是中國美術史上極有價值的作品。自從中國革命思潮突飛猛進的時期，社會上起了激烈的變化，經過一般對美術毫不了解的人做種種「破壞古物舉動」之後，搗毀損壞，精華殆盡！年來破壞的事雖覺減少，而為奸人所盜賣的事，則層見迭出，時有所聞。在最近——三月二十一日的新報上，又發現太原天龍山佛像被奸人盜賣一空的新聞。（新聞見四號本及新聞欄）讀了「一千四百年來保存之北齊佛教藝術品，從此與吾國人長辭永別，不可復見！」不禁要同情記者的傷懷！中國人有一種最不好的老毛病，就是無論做什麼事，終是「賊去關門」，「客去掃地」，只知患之已然，不知防于未然。在「鼠竊狗偷」的時候，猶認為是「所毀究屬有限」；硬待「劇

鑿一空」的一旦到來，似從麻木不仁的狀態中驚醒，始覺「若有所失」。於是開始嚷着對盜賣的狡猾的奸人施以捕捉哪，究辦哪！對失物調查哪，扣留哪！那邊已將贓物運過驚濤駭浪的太平洋，這里還在「實地調查屬實，悲憤萬狀」，真是笑話之尤！

事實告訴我們，已淪亡異域的美術彫刻品是無法挽回了，乾脆地漂亮點說一聲「忍痛割愛」算了吧，徒然「悲憤萬狀」是無濟于事的。況且破壞的或盜賣的終屬有限。「往者不諫，來者可追」，「亡羊補牢，猶未為晚」，我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政府對現在各石窟裏尚存在的彫刻石像，總要盡力設法保護，使將來再不聞有盜賣或破壞的事件發生；同時還希望國內佛學界美術界同人竭力提倡。那麼將來就是保留百分之一，亦可為後者研究美術的模範標準，功不唐捐！否則這舉世希有的佛教的美術彫刻，我們只有眼巴巴地忍看其毀滅無餘了！

三，三，讀報錄寫于夢波白雲講舍。